

凤鸣九霄
之
倾心计



凤栖
铜雀台

帝姬

上

◎ 莲赋妩 著



第二届华语言情小说亚军莲赋妩新作强势来袭，
“倾心计”携手红袖添香共同打造最禁忌、最深情的宫廷爱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凤鸣九霄之
傾心計

帝妃

鳳栖
銅雀台

上

◎ 莲赋既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姬：凤栖铜雀台 / 莲赋妩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29-05140-2

I. ①帝… II. ①莲…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6171号

帝姬：凤栖铜雀台

DIJI: FENGQI TONGQUETAI

莲赋妩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李 子

责任编辑：李 子

责任校对：杨 婧

装帧设计：秋水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27.25 字数：471 千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140-2

定价：45.00元（全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她叫长好.....	001
第二章	封为太子妃.....	023
第三章	覆水终难收.....	045
第四章	飞鸟与鱼.....	062
第五章	原来是她.....	081
第六章	被诅咒的簪子.....	104
第七章	兄妹.....	124
第八章	风雨欲摇.....	146
第九章	丑闻.....	175
第十章	终成帝姬.....	202

第一章 她叫长好

寂静的宫廷内院，一道黑影慢慢从廊下走出，身上的披风拖曳到地，行动处，不留任何痕迹。风帽下，她的神色有些慌乱，手中还抱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西宫的角门处，有一辆马车等在那里，漆黑的轿帘低垂，透过稀薄的微光，隐约可以看到上面印着的亲王府的团龙纹徽。

宫女抱着孩子匆匆上了马车，将孩子交给黑暗中坐着的人。

“王爷，这是锦妃娘娘的孩子，求您……看在从前锦妃娘娘与王爷的情分上，救这孩子一命。”

“锦妃呢？”低沉的男声缓缓响起，他的面容隐蔽在黑暗里，令人看不清他的容貌，只能看到一双冰冷的黑眸，在黑暗中闪着幽冷的光。

宫女低下头啜泣：“皇后娘娘以祸乱宫闱为罪名赐下毒酒，娘娘买通了侍卫放出我跟公主，今晚……恐怕就是娘娘上路之时。”

说到这里，她已哽咽难耐。

黑暗中，良久听不到任何声响。

王爷缓缓将孩子抱过去：“她叫什么名字？”

“娘娘说……希望这孩子平安快乐，岁月长长久久，所以起名叫长好。”

“长好……”温醇的男声低喃，掀开襁褓，里面露出一个粉嫩的小娃娃。她睁着黑亮的大眼睛看着他，突然露出了笑容。





三年后。

今天是权聿王爷大婚的日子，京城热闹非凡，前来送礼的人几乎要将门槛踏破。

权聿王十四岁封王，十七岁加爵，二十岁大婚，娶的是萧丞相的小女儿萧诗媛，如此天作之合当然可以令天下人羡慕。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府里却依然人声鼎沸，院子里不时传来喝酒划拳的声音。

新房里，王妃穿着一身大红嫁衣坐在床上，心里早已激动万分。早就听说权聿王爷仪表堂堂，是位难得的好男儿，父亲大人三番五次暗示皇上，才求得皇上圣谕指婚。诗媛心中自是喜欢的，所以还没过门时便天天期望着。

其实……也不是没见过权聿王，记得有一年上苑射典，皇上特许女眷入内，她跟着皇后姑姑一起过去观赏，所有的皇子将才都在，却只有他一人吸引了她的目光。

那个男人……身上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让人移不开目光，但是他眸子里忧郁的神色又让人忍不住想要走到他身边，照顾他，呵护他，同时也依赖他。

“王妃，快快，王爷来了。”

丫鬟小环匆匆跑进来，将她的嫁衣整理了一下：“等会儿一定要让王爷看到最美的新娘，让他窃喜能够娶得王妃。”

诗媛红着脸，低声斥道：“不得莽撞。”

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她心里也是一样的紧张，不知道等会儿王爷掀开盖头看到她的模样，是会高兴还是会失望。

就这样惴惴不安地等着，过了一会儿，听到走廊上有了脚步声。

脚步声缓缓朝门口移动，门锁响动了一下，很快就要打开门，诗媛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放在腿上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接着，她听到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焦急地横空插入：“王爷，不好了，姒儿小姐高烧不退，大夫说看着不大好，奴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什么？姒儿发烧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本王？”他勃然大怒的声音虽隔着门，还是吓得王妃浑身一震。接着，她听见脚步声又渐渐向远处移动了。

过了一会儿，王府的老妈子进来回禀：“王爷说今晚不过来了，让王妃先睡下。”

萧诗媛没有作声，缓缓揭开盖头，张婢惶恐地道：“这可不行，王妃，新娘子自己掀了盖头不吉利的。”

“呵，难不成要我盖着睡一夜吗？王爷都不进洞房了，还谈什么规矩？”她冷笑，化了浓妆的脸上布满了讽刺。

张婢不敢再说话。

王妃抬头看着她：“我问你，姒儿小姐是谁？”

“这……她是王爷三年前收养的孤儿。”

大顺朝德宣三年，权聿王爷大婚之日，萧王妃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好儿。

两年后，好儿五岁，被王爷如珍宝一般圈养在干净纯洁的桃园。他要她在这里快乐地长大。

好儿坐在王爷结实的大腿上看丫鬟们放风筝。

“爹，好儿好想像风筝一样飞得那么高那么远……”

“好儿为什么想飞？”

“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

一阵沉默之后王爷下令：“将小姐的东西搬到檀园。”

檀园，是王爷的住处。

大家纷纷忙着为好儿小姐搬家，却丝毫没有注意到河对岸，有一双恨得发红的眼睛正死死地看着这一切。

“王妃，我们还是进去吧。”小环怯懦地道。

萧王妃冷笑，搁在身侧的双手不住颤抖着：“连我都没有留宿过的檀园，他居然让那个丫头住进去。”

“王妃，她还只是个五岁的孩子，构不成威胁。”

“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王妃的目光紧紧盯着轿子里那张天真的面孔。

德宣五年，皇上新宠帝贵妃；同年，好儿搬入檀园。

三年后。

好儿八岁的生日，京中各府送来大大小小的生日礼物不计其数，好儿只从中拿了一件紫色玉珏挂在脖子上。

权聿王脸上露出笑容，将她揽进怀里。

好儿窝在他温暖的怀抱，轻轻叹息：“我说过，佩玉只佩锦州的紫玉。”

锦州距长安千里之遥，因为她要，他便跋山涉水。天下间财宝在他眼里都不如一个她。

四年后，好儿十二。

十二岁的芳华，多么美好的年纪，当年的小女娃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睡在床上，身上只穿着一件薄纱，这是多年的习惯，她爱贴身睡。

那样，才能清晰地感受到爹爹身上的温暖。



她是一个需要温暖的孩子。

“王爷，您回来啦，小姐已经睡下了。”

“知道了，你下去吧。”

低沉的语声不含一丝情绪，灯光下，王爷俊美得连魔鬼都会叹息的脸庞，只有在看到她时才会露出微笑。权聿王走到床边，看到睡得正香的人儿，眸子里燃起一簇火苗。

她的身体如含苞待放的花蕾，散发出美妙的芳香。

凝白玉脂的肌肤，秣纤合度的双腿并拢着，身上穿着桃粉色的小衣，肚兜下露出纤细的腰肢……

他站在那里，觉得身体里有种压抑的欲望在狂妄呼喊，疯狂地冲撞着，冲出他身体的樊笼。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才十二岁少女的身体，竟然如此诱人。

床上的她翻了个身，双腿自然弯曲搭到他身上，轻吟出声：“嗯……爹。”

她粉红色的唇微张着，眸中透着迷离的光，就那么天真地望着他，忘了自己依赖深爱的爹也是个男人。

从他的视线看过去，正好可以看到薄纱掩盖下她娇嫩的身子。

嗽……

他心中痛苦地嘶吼，起身冲出房门。

别院。

砰的一声，门被人用力踢开，水莲转过身，欣喜地看着站在那里的人：“王爷，你可来了，奴家想死你了。”

水莲高兴地迎过去。

权聿王不语，一把将她推到床上，大手无情地撕掉她的衣服，解开裤子，身体长驱直入。

水莲虽然惊讶王爷突然过来，但是能够受到王爷如此宠爱，她心里早已乐开了花，身体的愉悦让她狂喜地叫喊，根本没有注意到门外有一双眼睛正直直地望着他们。

事后，他退出她的身体，水莲从身后抱住他的腰：“王爷，今天晚上你怎么了？”

他不语，目光直直地看着门口。

长好走进来，目光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她身上仍旧穿着桃红寝衣，外面披着王爷的黑色披风，宽大的披风拖到地上她也不管，光着脚，长发凌乱披在身后，如同一朵暗夜盛开的花，缓慢走到他面前。

水莲刚刚入府，还没有见过长好，见到突然出现一个陌生女子，吓得花容失色：“啊……这，这是哪来的臭丫头？”

长好目光从他脸上抽离，落到他身边的女人脸上，粉红色的唇缓缓吐出几个字：“你怎么能爱她……”

说完，她便转身跑出了房门，眼角，一滴泪水都没有。

权聿王快速穿好衣服跟上去，水莲一时搞不清楚状况，看着前后出去的两个人十分茫然：“王爷……她是谁啊？”

王爷不理睬，跟着她跑出了门。

“好儿，你开开门，别闹了，好儿……”

好儿小姐绝食一日，王爷答应不再去别院。

好儿小姐绝食两日，王爷答应将所有宠妾黜出王府。

好儿小姐绝食三日，水莲姑娘死于乱棍之下。

那一日，清晨，天光泛白，她站在初露天光的庭院里，看着浑身是血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的女人，嘴角微微牵出一抹笑来。

“任何人，都别想从我手中抢走爹爹。”

权聿王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看着此时这个脸上浮现冰冷笑意的女孩，心中一片茫然。

他的宝贝竟有如此强烈的占有欲及野心！

德宣十二年，权聿王府妾室尽退，只余正王妃。同年，入府不过三个月的水莲姑娘身染恶疾，不治身亡。

时光荏苒，十二年的时间终于让前朝宫廷秘闻归于沉寂，大家都忘了，曾经还有一位锦妃娘娘为皇上生下了帝姬；而后随着锦妃娘娘的离去，这位帝姬也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顺朝年过六十的皇上如今又添新宠，帝贵妃进宫十年，得宠十年，为皇上诞下一子后，深受宠爱；皇后嗟叹之余别无他法，只得拼尽全力守住太子之位。

是啊，梁帝可说是历史上子嗣最多的皇上了，他有十三位皇子，八位帝姬，又哪里会记得那个多病恹恹的锦妃呢？多一位女人少一位女人对他来说又有何妨？

檀园宽敞的书房内，长好笔直地站在书桌前端详着上面的一幅画。

秦荣端着燕窝进来，看清她看的画不禁吓得手一抖，碗差点摔到地上。

“她美吗？”一道清冷的语音缓缓传来。

秦荣稳住身子，怯懦地低下头道：“小姐在说什么？奴婢听不懂。”

长好微笑，手指慢慢划过画上女子的脸：“梨花一枝春带雨，我见犹怜，何况他……”

画上的女子有着一双细细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鼻梁小巧而挺直，嘴巴丰泽诱人，尖





尖的下巴仿佛经不起任何蹂躏，白细的脖子曲线被宫装衬得很美。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古书上形容女子颈线优美时会说“领如蝤蛴”。

“小姐……”秦荣看不透她心思，一时不敢乱说话。

长好用手撑着桌子，抬头看向她，美丽的眸子里带着盈盈的笑意，却让人感觉脊背冰凉。

“这个女人……不是我娘吗？”

“小姐……”秦荣再也抑制不住，吓得脸色惨白，心中诧异她怎么会知道，而这幅画又怎么会在这里？

长好却显得十分平静，目光定定地看着画像，又道：“这么年轻美貌就死了，真可惜。”

秦荣无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当年抱着公主死里逃生，她从来没有对小姐提到过她的身世，可是她却什么都知道。

这幅画，原本是王爷珍藏，今天不知怎么就给她翻了出来。

怪也只怪王爷太宠她，让小姐变成现在这样，小小年纪却脾气古怪，想法跟寻常人家的孩子都不一样。

还记得小姐三岁时，王府办喜事，她早早侍候小姐睡下便去忙自己的事了。隔天一早醒来看见小姐浑身被水淋湿，站在外头吹冷风，她立刻吓得冲过去将她抱住，小姐昏倒在她怀里，临闭眼前恍然说了一句：“我要他在这里。”

当晚，小姐高烧不退，权聿王丢下洞房花烛的新娘子守了小姐一夜。当看到小姐满足地蜷缩在王爷怀里睡着的时候，她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内心震撼不已，才只是三岁的小孩子就有如此心机。

五岁，搬出桃园那天，小姐兴奋极了，她抱着她坐在轿子里，小姐无聊地掀开轿帘看向对岸，看到萧王妃遗世而立、含恨的目光时，她吓得连忙让小姐放下帘子，而小姐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可怜的女人。”

八岁，从来不喜欢玉的小姐却在那么多礼物当中选了紫玉，王爷看到小姐选了紫色玉珏而十分高兴，可是……她却亲眼看到小姐半夜独自起身下床，将那玉珏扔到门外：“这种卑贱的东西也只有你会喜欢吧，呵，脏手碰过的，我不要。”

门外长风呼啸，萧王妃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看着地上的玉珏，一动也不动。

那玉珏本是王爷买回来送给小姐的生日礼物，小姐早就在王爷房中见过，却没表现出十分感兴趣的样子，随便扔到旁边。

一日，王妃来到王爷房中闲坐，无意中看到这玉珏也十分喜欢，爱不释手，于是就跟王爷讨要，王爷没有答应。可是小姐却仅仅因为王妃喜欢就把它据为己有，而又因为王妃碰过就将那么珍贵的东西弃之如敝屣。

十二岁，王爷半夜冲出门外，小姐随后跟着出去。她不放心的，于是悄悄跟在身后。

只见小姐独自一人站在门外，看着王爷与水莲在房中欢愉快活，眼睛迸射出的寒芒让她心惊，那竟然是——杀机。

“我要你死。”

她清楚听到小姐喃喃说着这句话，然后推门进入。紧接着，就传来了水莲的惊呼……

回想从前这一切，秦荣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姐此刻咄咄逼人的目光。

她的小姐，已经渐渐长大成人。

“怎么，难道不是吗？”长好带着笑意的语声缓缓传来，打破了她的思绪。

秦荣抬起头：“小姐，奴婢不知道要怎么跟小姐解释……”

“那就不要解释好了，我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她笑着，从书桌后走出来，重新换上天真俏皮的样子，“啊，今天是王妃进宫的日子，不知道又会从宫里带些什么好东西出来，我要去看看。”

说着，就跑了出去，秦荣想拦也没有拦住。

王妃并不喜欢小姐，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小姐却偏偏要去招惹她。看着她欢快跑走的身影，秦荣心中一阵疑惑，有时候看着她天真的笑颜她真的会怀疑从前那些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可是偏偏没有。

她站在原地，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走到书桌旁小心用手抚平画卷上的皱褶。娘娘如果还在，小姐定不会像现在这样。

她叹息，将画卷重新收好。

萧王妃的轿子停在门口，她下了轿，看到坐在门口的那个人显得并不惊讶，冷笑一声，缓缓走来，却并不打算理她。

好儿也没打算理她，甩着手帕自言自语道：“唉，赶走了那些小妾，府里显得越来越冷清了。”

萧王妃停下脚步，刚想对她说话，却听见她接着道：“要是连王妃都走了，也不知道这府里会变成什么样？”

“你很想要我走吗？”萧王妃冷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她今天进宫穿的是件紫色官装，头上配以精美的金饰，整个人看起来十分富贵端庄。

好儿一脸无辜地看着她：“我只是打个比方，王妃不会生气吧？”

“自然不会。”

“那就好。”好儿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粒，转身朝门口走去。

萧王妃看着她，美丽的眸子里突然浮现笑意：“你等在这儿不就是为了知道今天王爷





去哪儿了吗？”

好儿停下脚步，转身看着她，原本眸子里的天真顽皮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审视：“爹爹去哪儿了？”

“你不是他最宠爱的女儿吗？怎么他去哪儿会不告诉你呢？”萧王妃冷笑，唇角带着讥讽的笑意。

听到这里，好儿冷哼一声，甩袖离去。

她确实很想知道爹爹去哪儿了，但是，如果是站在萧王妃面前受她嘲讽奚落才能知道答案，她宁可不知道。

她大步走向门口。

萧王妃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嘴角笑意慢慢消失不见，带着仇恨的目光紧盯她离去的方向，紧紧握着拳头。她忘不掉，那个晚上这个看似天真的女孩给予她的羞辱。

永远也无法释怀。

小环走过来搀扶她：“王妃，先回房吧。”

王妃没有动，身子直直地站在那里，看向天边渐落的日头。余辉洒在她脸上，如同铺了一层金红的细纱，衬得那张脸越发苍白胜雪。

德宣十二年，梁帝龙体欠安，中宫隐瞒皇上病情，以防止各藩王趁势发兵乱政为由将各王以赴宴为名召进宫中，软禁宫中。

梁帝六位手足，之前为夺位之争已死去三个，如今只剩周王、文定王、权聿王三位王爷。权聿王之前深受先帝宠爱，封地赐在京城，这次乱政之嫌自然也属他最大，所以格外对权聿王施以重防。

好儿高高地站在门楼上，俯看下面排列整齐的官兵，一语不发，转身下了楼。

秦荣跟在她身后，不说话，脸色却不由黯了下来。

看来这次王爷在宫中凶多吉少了。

说起来，中宫的手段她不是没见过。当年跟着娘娘在宫中，娘娘因貌美年轻深得皇上宠爱，后来喜得龙孕，更加备受呵护。中宫因此怀恨在心，趁着皇上南下江南，她便在娘娘临盆后第四天，带着人来到宫中，说公主出生在七月十五日鬼节，是天煞孤星下凡，将来势必会克死周围的人，对皇室不利，对江山不利，下令将公主溺死。

娘娘死抱住不放，最后，皇后娘娘开出条件，让娘娘选择自杀，那么她就可以放公主一条生路。

娘娘别无他法，选择了自赴黄泉，也就是那一晚，她才能和公主一起逃出宫中。待皇上半月后归来，皇后只说娘娘是因为产子时大出血而死，孩子也一并死于腹中。梁帝只是一时悲痛，很快便忘了这事。

现在，权聿王被软禁宫中，皇后派人将权聿王府团团包围，为的也是更好地挟制权聿王，让他屈服。

长好默默走着，秦荣看着她的脸色，越发担心。

她越沉默就代表越生气。

“小姐……”秦荣试探地叫了一声。

长好没有回答，只冷冷地应了一声：“什么事？”

“王爷不会有事的，小姐就放心好了。”

“哦，我知道。”她淡淡地道，目光看着前方突然不动了。秦荣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心中一动。

萧王妃显然也看到了她们，停下脚步。

“真巧啊，小姐也来欣赏风景。”

长好走下楼梯，来到她面前：“是啊，王妃也起这么早来看日出，真巧。”

秦荣跟过来，暗自为两个人捏了一把汗。

自从上次小姐从王妃那里受了奚落回来，这还是第一次碰到。王爷被软禁的事已经传得天下皆知，小姐自然也知道了。

那一晚，小姐沉默地在灯下坐了一晚，她并没有去找萧王妃。萧王妃是皇后的亲侄女，这件事如果论谁早知道，恐怕她并不是第一个知道的。

皇后戒备权聿王，那么连王妃也会一并戒备起来。

长好走到她面前，对她福身施了一礼：“那长好就先走了，王妃上去吧。我刚看过，风景很美。”

萧王妃点头，其实她们谁都知道，大家不过是想去看看今天皇后派来围府的兵力又增加了多少，从中看出现在事态有多紧张。

长好昂着头从她身前走过。

王妃看着她，欲言又止。直到她身子走远了，她才叹了口气，慢慢登上了门楼。

站在楼门上看到下面密密实实的官兵，小环不禁担忧地道：“王妃，看来这次皇后娘娘是铁了心了，若想救出王爷，也只有那一个办法了，不如就送她走吧。”

萧王妃不说话，目光定定地看着下面仗剑而立的侍卫。他们将王府围得铁桶一般，任何人都插翅难逃。

见王妃不语，小环也不敢再说什么。

长好回到房间，自己倒了杯水咕咚喝下，端着空杯子回身在椅上坐下。

秦荣走进来，沉默地站在门口。

“你觉得这次王爷胜算有多大？”小姐的声音冷冷地传过来。





秦荣想了想，不敢撒谎：“如果皇上这次遭遇不测的话，皇后娘娘恐怕会挟制各王直到皇上顺利登基才会放人，并且……”

说到这里，她有些迟疑，小心地看着她的脸色。

“并且什么？”

“并且……皇后娘娘可能还会削王削藩。到时候，王爷恐怕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王爷，远远地发配边塞了。”

秦荣说完，低着头不敢看她的脸色。

长好沉默着，紧紧握着杯子，指尖惨白……

王爷被软禁第七天，皇上病重。宫中下令关闭城门，急诏针工房侍婢为太子定制龙袍。帝京上空弥漫着一层紧张的气氛，朝中各大臣也都坐立难安。

夜里，萧王妃来到檀园。

长好从窗边看到她，回身在椅上坐下，吩咐秦荣：“开门。”

秦荣原本不解，当她看到正走过来的王妃时心中明白了，打开门请道：“王妃请进。”

萧王妃抬起头，看着静静坐在那里的人，嘴角浮现了一丝笑意。

她憔悴了很多，脸上没上妆，只是胡乱擦了些粉。

“看样子你是在等我。”

“王妃过来有事吗？”她并不接她的话，直奔主题。

王妃笑着，在她对面的位置上坐下：“如果我告诉你，只有你可以救王爷，你愿意吗？”

“怎么救？”她看着她，眼睛一眨也不眨，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丝毫看不出少女的羞涩与单纯，相反的，目光深不可测。

萧王妃微微一笑，转身看向秦荣：“你先下去吧，我跟小姐说几句话。”

秦荣站着不动。

直到长好冷着脸摆摆手，秦荣这才不情愿地行了个礼，俯身退出门外。

“现在，可以说了吧。”长好道，逼人的目光落到她脸上。

王妃挑眉轻笑，却并不急着说话。她起身走到一旁的架子上，那上面放着许多精美的瓷器与珍奇的小玩意儿。她拿起一件十个套装的木头娃娃，像是十分感兴趣似的把玩着。

长好看她，耐心已经被她磨得所剩无几，脸色也不由自主地沉下来。

“这么卑贱的玩具你都要，难道不嫌它破吗？”王妃转身看着她发笑，慢慢松开手指，木头娃娃应声掉在地上，碎裂四散开来，王妃看着地上残片，故作惊讶，“哎呀，摔坏了，真对不起呢，你不会生气吧？”

长好沉了神色，眼底锋锐夺人，霍然站起身，眼看话就要脱口而出，但是她却又渐渐收起愤怒，转而冷笑：“坏了就坏了，不过是玩意儿，这种东西爹爹还给了我很多，如果王妃喜欢，大可以全拿去，全摔了。”

“哈哈哈哈……”

萧王妃发出讽刺的笑声：“你以为我稀罕你这些破烂儿？”

长好强忍怒气，殿内静得吓人，她站在琉璃宫灯下，柔和的光晕照在她脸上，分不清脸上喜恶。良久，她一字字道：“闹够了，现在该说出来要怎么救爹爹了吧？”

本想借此发难的萧王妃，见她如此顺从听话，收了笑，转身看向她：“你进宫，做太子妃，做皇后……”

她突然道，语气里一点玩笑的意思都没有。

长好冷冷地看着她，一语不发。

萧王妃看了她一眼，轻笑道：“怎么，你不信？皇后娘娘能用来牵制王爷的人也只有你了。只要有你在身边，不怕王爷就不就范，所以……只要你进宫，皇后娘娘就会立刻放王爷出宫。”

“你是故意的。”当年她借玉珏羞辱她，她一定是在报复，长好不信。

“哈，随你怎么想，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你想眼睁睁看着王爷被杀死，或者看他被发配边疆的话，那你就只管不信好了。”萧王妃笑道，无所谓地在房间里四下打量。

王爷宠爱这个女儿超出常人的想象。为了她，他几乎连朝政都不理，只想守在她身边。这些年来本有好多次机会可以让王爷收集更多的势力，如果不是他只把心思放在长好身上，又怎么会让自己陷进绝地呢？

当今皇上年迈多病，这种情况早已料到，可是王爷却丝毫不防备，仍旧大摇大摆地上朝、回府、回檀园。

在他的世界里好像只有好儿。

她萧诗媛在哪儿，在做什么，是谁，好像跟他全无关系。

一想到这里，王妃便不能再平静，搁在侧的手紧紧握起。

“这么说，你说的都是真的？”长好道，殿内灯火摇曳，静得几乎可以听见蜡油爆破的声音……

萧王妃漠然转身看向她：“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会跟你开玩笑吗？”

更漏声点点滴滴，夜凉如水，就如此静止下来，仿佛再也不会天亮，不会再有明天。

是了，她是王爷的女儿，总有一天要嫁人，不论是嫁给太子抑或别的男子，总归不能长长久久地留在他身边。既如此，嫁谁都没关系。

看着她怅然若失的样子，萧王妃拂袖转身：“你考虑一下吧，若答应了，我就带你进





宫去见皇后娘娘，若婚事敲定，王爷自然很快就会出来。”

长好站在灯下，广袖垂落，仿佛没听到她的话一样，良久，只说了一句：“如果你敢骗我，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萧王妃突觉脊背一凉，这孩子此刻的声音如同来自冰凉的地狱深处，竟然如此让人害怕。她强掩脸上慌乱，平静地道：“我也只是为了王爷好。”

说着，便转身出了门。

秦荣从外面焦急地跑进来：“小姐，王妃她说了什么？”

灯光下的身影显得那么弱小，长好不语，摆摆手：“下去，我要冷静一下。”

“小姐……”

“下去。”就那么身子摇摇摆摆地进了内殿。

看见小姐脸色惨白，额上冒着冷汗，精神恍惚的样子，秦荣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她知道一定是与王爷有关的，也只有王爷的事才能让她如此慌乱，失了方寸。

权律王被软禁第十天，皇上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渐渐已能起身说话，但王府外围着的侍卫却丝毫没有要撤走的意思。

天还未亮，长好便来到萧王妃的院子，王妃还没起床，丫鬟们也没起。

长好独自一人，长发未梳，小小的身子缩在一件黑色披风里，紧紧裹着自己。她光着脚，慢慢坐在王妃门前的台阶上，看着天边太阳渐渐升起。

或许，爹爹会理解她这个决定。

她怎么能看着他被软禁，怎么能看着他被削去爵位？

长好摇摇头，眼眶有些湿润，却没有流泪。

从小，她的世界里就只有爹爹跟秦荣。三岁那年，知道爹爹要成亲，她问秦荣成亲是什么意思。秦荣说成亲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一家人，从此，爹爹属于另一个人。她吓死了，她怎么想都想不出办法来将爹爹留住，最后不惜自虐来留住他。

或许，从那时候开始，爹爹就已经不属于她了，只是她还不肯接受现实，死命抓着手。

如今，这一天真的来临了。

她也终于认清了事实，他们是父女啊！

吱呀一声，房门打开，小环出来打热水，看到门口一动不动坐着的人吓得尖叫声：“啊，小姐，你一声不响坐在这里，吓死奴婢了。”

“是谁啊？”王妃慵懒的声音缓缓传出，紧接着有脚步声靠近。

长好身子未动，冷冷地道：“去告诉她，我进宫。”

小环转头看向王妃，萧诗媛披着外袍，怔怔地看着她：“你确定？”

“我要让爹爹快点回家。”

她受不了爹爹生死未卜的日子，煎熬得让她几乎失去理智。

萧王妃系着衣扣，走出门：“那好吧，你回去准备一下，等会儿我们就进宫。”

长好漠然站起身，围着黑色披风的身子缓缓往外走。在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回过头，凌乱的发丝后一双冰冷的眸子直逼萧王妃：“即便我走了，你也休想得到爹爹的心。”

萧王妃只觉得头顶轰地炸开，嘴唇颤抖，却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她缓缓笑道：“这一次你救了王爷，算我欠你的人情。”

“我救爹爹跟你无关。”长好冷笑，唇上咬出血来，她临去时的眼神仿佛是个魔咒，此后很多年都在萧王妃脑海里萦绕不散。

看着她消失在门口，长风吹起凌乱的黑发，衬着朝阳，形成一幅异常诡异的画面。小环转身看向脸色发白的王妃，心内戚然。

“放行……”森严的宫门深处，随着一声高亢的呼声响起，紧接着，沉重的木门发出一阵刺耳的声响，缓缓打开，那声响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野兽嘶吼，冷冷地震慑人心。

长好坐在马车里，身子不由自主地缩了缩。

两辆马车一前一后进宫门，车上高擎权聿王徽标。

萧王妃朝后看看，冰冷的唇角牵出一抹微笑。

小环怯懦地看着王妃脸上的笑意：“王妃，等王爷回府后如果知道这件事，不知道会怎么样？”

“怎么样，都是她自己的选择，我并没有逼她。”王妃冷笑，美丽的眸子现出阴谋得逞的笑意。

宫中气氛并不如想象中的沉重，只是比别处清冷些。长好下了马车，抬头看着眼前连绵的宫阙，放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收紧。这里，以后就是她将要生活的地方，再没有爹爹的温暖呵护。

秦荣从帘后探出身子，小声道：“小姐，奴婢在马车里等你，你小心跟着王妃进去。”

长好看看她，不明白一向紧跟着她的秦荣这次为什么要留在车里，但是她没有多问，点点头，朝前面已经等着她的萧王妃走去。

“我们走吧。”她道。

王妃看着她，目光里现出满意之色。今天长好并没有特别打扮，仍旧一身白裙。王爷喜白色，如数宫装都给她做成素色的，清雅得如同一朵洁静的小花，但是掩藏在这纯洁外

